

[illegible]

加酌近遠照埠外 文八錢大張每海上

論正堂公報燈籠用於校院甚切

客有稱貴賊之可憫而汲汲焉以正名定分爲心者造謠而言曰今夫不論何等人家莫不各有堂名各專所務於彼或此局務或捕務即今日洋務中所辦之職務商務等事雖不一而足然總而衡之曰公署公館又往往有何堂何務辦之事或局務或捕務即今日洋務中所辦之職務商務等事雖不一而足然總而衡之曰公署公館又往往有何堂何務大書特書標榜名於頭門之外或有事役出前遊玩之燈亦然凡此皆所以使人一望而知其是何官職當何差使也按之時無論上書燈掛出屋但飛龍手提之燈亦用正堂公報四字隨意隨用者比茲乃隔上各該院舊夜固未嘗不貫故以此詔誦德而不顯樂乎抑若輩睥睨冠裳意謂居官者之鄙陋凝竅與爲婚者之卑賤藉藉地蔑有卽就分別因循而其甚者如門內之倉庫山塘之處此道高張必有不避忌慮他若薛老小中印雜花明目張嘴惟在暗中交易者其類正各不同矣或貧家小戶丈夫不務正業染烟膏又好賭博於是假作知縣委任婦女勾引輕薄子弟別處販娼女擇地段之僻靜者賃屋長月來往以寄嫖之無暇兵營將爲之小牙無窮煙姪如若是爲私門頭若從別處販娼女擇地段之僻靜者賃屋長月來往以寄嫖之無暇兵營將爲之小牙門諸如此類謂之家則一團和氣顯然與尋常之家不同謂之妓家則納無雜記非入其室者不能辨官卑惡之禁合基嚴故若輩縣職時以驅逐發射爲體雖私自圖利所獲亦頗不貲要惟是遊蜂浪蝶不容排擯會客爲買賣鉅紳所到觀員上各役差長三書寓等處如江浦往住於此聞小如家留戀有其事此豈生原以備衆人之游玩而來者固無所相耳然則所提之燈用正堂公務四字者其命意可知矣其事正堂生真正堂之燈非四門半開門等比也實曰公務者猶言轎中人乃公諸同好專以說書陪客爲務者也若是則彼有所提之內容手前呼後應橫衝直撞途人爲之辟易者非自皇大所瞻官門長則齋其轎紅其頸者非居然一公務四字乃確係其本來面目我方望其做在衣服穿於拍輻軀軀之身鑄作圖章印於四周紙條之上謂此此乃有記號乃見區別子今不思其字義但泥其字面而若勝爲之說異者甚矣其過也客點首不已大笑而退步錄之爲用此燈者一富其儕儻之罪

恭錄電傳上諭 ○十二月五日奉 硃筆李紱蘇藩授詹事府少詹事欽此

日下紀聞 ○京師某善士惻念貧民之無衣無褐特製棉衣數百襲於十一月初六日携至南門外琉璃廠中街親給放俾禦嚴寒白樂天詩云我有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被洛陽人正可爲善士歛矣不料棉衣有限而得棉衣無幾十件開換票之恩卻又作發案之請以致告匍給之以完善舉行至西草廠胡同遇一丐者提籃乞購得棉衣數十件開換票之恩卻又作發案之請以致告匍給之以完善舉行至西草廠胡同遇一丐者提籃乞食善士卽出一衣票攤入籃中丐者未知已被路人遺去善士心生側隱復給一票以補其缺於七晚七點鐘時又有一善士至南橫街一圓初四觀戲爲戶部開放千金充作賑款鍾黃敬叩錢糧氏諱而不言此所謂行善者歟○十一月廿二日觀戲爲戶部開放千金充作賑款鍾黃敬叩錢糧氏諱而不言此所謂行善者歟

方爲善者歟○十一月廿二日觀戲爲戶部開放千金充作賑款鍾黃敬叩錢糧氏諱而不言此所謂行善者歟

同候公事雨跡突有混混名劉老者闖入大門搬住庫戶王某意圖詭詐當被各兵拖出裝入車中載至東

[illegible]

新到大小八
內藏鐵鼓其
妙以洋及號
洋街洋琴笛
機器俱全
外從龍凡其
富賜顧者請
大馬路三號
便是

